一闕擺渡的傳奇 ⊙ 牧 荑

瀛苑副刊

出了校園，竟覺得有點撐不住陽光，擎不住心情。今天該會個好天氣吧？天空有些欲雨的藍，是完全沒道理的，也許只是在心情肆放之後無法客觀的篤定吧，然我只是高興，就算只為這是個適於立誓的好天氣。

其實，更甚的是只為所有的征帆又起，所有偉大的掌舵者微笑地向我許諾，再不該說什麼返棹的傻話，不該有語無倫次的慌張，我們同是邁出了更堅定的一步，雖然方向不同，前程未定。

也早知我們之中必有人得作客他鄉的，時間彷彿同我們的年歲前進，飄飄忽忽地說了多少年癡話，做了不少的錯事，而今青春倏地流逝了，竟有份留不住故事的悲悽，這海島不過是南北兩岸，我們各往何方的好？今兒，就為這些歸處感動了。其實早為當初擊掌而立的誓言盈眶，說好要這麼把好日子篩出來的，總算沒有白發一張支票，去求無限的年月兌現。

驚悸於告別你們至今已一載有餘了，也許我開始懂得什麼叫掙扎，什麼叫割捨，什麼叫生命，以前追求有我到無我，再由無我到真我，才知道是多可笑的一個過程。這樣寄託於脫俗的俗氣，正如龔自珍喟嘆：「是仙是幻是溫柔？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譴離愁。」然而即使我們是一株異數的木棉，再如何妄想頑抗季節，日子堆積的還是炫惑，這許多迷惘加起來還是無知，無知的我們還需要什麼永遠？用一生來追禪應謁？或許人生應另有安排，但又怎麼堅定我們信仰。

但又想，你們都如此勇敢地去披荊斬棘了，獨我一人仍在

探尋摸索，我必得奮鬥得比別人辛苦些，或許這才是我的存在主義。你們也許不會忘記，我一直是受時間審判著的，所以我知道，也必須相信，不管是展翅飛翔或揚帆破浪，不在於起點的先後，速度的快慢，只在於我們的心恆在頂點的一個方向，一個目標和一份理想。

恃著童心依舊，我們最愛說的一句話是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？」至今仍是。所以我們都狂妄，我們都自信，毫無理性的霸氣，永遠在圓的起點和終點之間的有無中打轉，像上天賦予我們的使命，是那樣天經地義又義無反顧的。

也許，親愛的朋友，有過你們，我才知道什麼叫做「感動」，失去你們，我才明白何謂「悸動」，那是在有與無之間從顛癡、糾纏、斷念到蟬蛻。像紅樓夢中千古不墜的——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時有還無。或者，你們更是聽我說的一瓶夢，想想就當是自製的英雄氣魄，自遣的悲愴情愁。

記得每每在松凡的窩裡促膝長談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訝異於你們的思想範疇，那樣亟於擺脫生命的幻滅，紅塵的擺渡。那夜我們談老莊，論孔孟，說尼采和穆罕默德。從道德到宗教而至生命，從無神論到多神教，至少我們確定了一件事，生命在於信仰與否，卻絲毫不該有執著的衝突。松凡打了一個尼采巧遇佛陀的比喻，笑談釋迦的堅持信仰神佛，與尼采的執著自我存在，這樣鮮明的隔閡與宗教的限界，也無法反駁嘉琪對主耶穌的虔誠信仰。

那日又驚覺眾人中我最茫然。斷言生命無意義時，嘩聲聳起，我也反問：「那你們追求的又是什麼？」以為你們該是張目結舌的一群，卻是一個個堅定地回答：「自由」、「真理」、「信仰」。反倒是我一人噤聲無言了，從不知可以活得如此理想化又趾高氣昂的。你們都向著穹蒼長成了，我卻總是苦苦地循著痕跡檢視周遭後，才發現時不我

予。

我不甘就這樣停擺，揚棄我一切朗朗乾坤，所以日子過得令人嘆息，我也慌慌的，呼吸尚存在簡直壓迫思想的躍動，我倒寧願癡狂了。「白痴是靜水，瘋子是激流」，可憐的是白痴，可惜的是瘋子，更可悲的卻是界於這兩者之的悽惶。

一樣的歌曲，兩種不同的心情來看，正如同和松凡看自然的異種情愫。我愛夕陽的柔、落日的悲，他愛朝陽的惘、旭日的活，我不知誰更能觸動心靈的那根弦，或許把人生一覽無遺後，就能活得更透徹些。但我們仍舊汲汲營營於過不盡的窄門中，企圖於戰後再舔平頭破血流的傷口。只是，人總是要長大的，不是嗎？

所以我開始看「芭蕾群英」這套漫畫囉！你們都搖頭笑說太晚了吧，但我真是乍地明白當時嘉琪和松凡爭急了，拉著我問：「喜歡嘉斯還是艾爾德？」時的氣急敗壞了，當時我實在不解，為何嘉琪為了嘉斯與擁艾派的松凡差點拼了命，原來是感於嘉斯的一種執著，一種驚心動魄，扣人心弦的震憾。那是生命的極致，渙散於周身的竦朗光華，欲與愛一同仰首焚燒的。

不過松凡說的也是，「人類既是演化的產物，又是其過程的見證。」那生命究竟是比生活重要了？我們又要如何以生命的存在去橫穿生活的無常與煩瑣？或者面對世事時，該永持著一端思想去透澈另一極端的真理吧！

唯有在晨曦中，我才能仰視天際，步伐昂揚地隨波逐流，同芸芸眾生不敢催落的塵緣牽絆。在日出的光華中，我想生命也許可以開始於現在……。但明日又是什麼太陽將昇上我們的青天？

時間也許會遺忘，但想起來的日子會更多，這傳奇。

一雙眼能燃燒幾許歲月？

一顆心能懺洗幾許後悔？

時鐘的指針在沙漏中呻吟，

旭日初升在夕陽西下時幻滅，

滴答的鐘聲啊，

錯誤幻化為美麗時，

願是梵婀玲最美的一曲，

輕輕奏出。